



中华上下五千年(九)

清 史

(三)

余东亮 主编

目 录

南“逆书”案	员
北“逆书”案	猿
大难不死侥幸系“天”陈鹏年诗案	远
深为清帝赏识的名士和廉吏	远
见罪于阿山，冤狱初起	苑
不容于噶礼，再兴诗祸	怨
皇上说了句“公道话”	员
戴名世《南山集》案	员
戴名世“欲成一代之著作”	猿
祸起《南山集》	愿
康熙“秉性宽大”	圆
康熙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	圆
驱逐西方传教士	猿
平定罗卜藏丹津	猿
年羹尧之死	源
改土归流	源
隆科多之狱	愿
雍正夺位的传说	缘
“吕四娘杀雍正”	缘
中俄《恰克图条约》	缘
军机处的设立	远
小军机	源

征讨噶尔丹策零	愿
平定大小金川	苑
雍正的喜好	缘
嗜好鼻烟，亲定烟壶式样	缘
欣赏眼镜，用于劳动保护	苑
玩狗成癖，频制狗衣	愿
玩弄奇巧，别出心裁	愿
事必躬亲，玩而不厌	愿
爱玩西洋器物	愿
倡导种粮植树	愿
雍正轶事三则	缘
反对不教而诛	缘
“从俗从宜”的民族政策	愿
太阳与灯烛各有其用	愿
雍正帝之死	愿
雍正猝死的原因	愿
正常死亡说	愿
被刺而死说	愿
中毒致死说	缘
汪景祺之狱	苑
谄附年羹尧	苑
《读书堂西征随笔》	愿
立斩梟示	贵园
雍正“砍头”	贵园
曾静、吕留良案	贵源
曾静策反岳钟琪	贵苑

“思想犯”吕留良	员园
“大批判书”《大义觉迷录》	员愿
自信、“淘气”的父亲与“小器”、刻板的儿子	员园
名教罪人钱名世	员缘
钱名世其人	员远
雍正挥笔题匾	员愿
奉旨文人的讥讽	员怨
屈大均诗文案	员园
“清风”和“明月”	员园
《大学》和《字贯》	员缘
乾隆帝南巡	员愿
平定准噶尔部	员园
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	员缘



南“逆书”案

“罾缴”：猎取飞鸟的工具。引申为迫害人的手段。——《辞海·语词分册》，第一千八百五十八页。

康熙朝初年先后发生的南北“逆书”案，乃是文字狱阴云笼罩下，一伙无赖文人以文字为罾缴，谋诈钱财，挟仇报复的典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以文字罪人将会产生极端恶劣的社会效果；而文人中的败类则更是心同禽兽，虽千刀万剐不足以谢其罪。

康熙五年（~~1666~~1666年），江南人沈天甫、夏麟奇、吕中、叶大等一群流氓文人，伙同恶棍施明，撰诗二卷，名《忠节录》，又称《忠义录》或《启祯集》。署名该诗集由陈济生编辑，吴姓等六人作序，收集大江南北名士巨室黄尊素等人之诗作，约一百八十章。

陈济生是江苏长洲人，曾任明朝太仆寺丞。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时，他南逃家乡，著《再生记》，后来又编辑《启祯两朝遗诗》，并请人画刻有明朝三百年忠臣义士像。陈济生嗜好刻印古书，沈天甫等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鱼目混珠，假借了他的名字。

吴姓则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大学士。他的儿子吴中莱，在清朝为官，任中书，康熙六年二月，沈天甫指使夏麟奇持《忠节录》前往吴中莱处，言称其父为“逆书”作序，按庄氏《明史》案例，定将满门抄斩，如果愿出银二千两，可以就此了结。吴中莱仔细核对笔迹发现序文并非乃父所书，于是向巡城御史告发。御史上奏，刑部奉旨审讯。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 新 朝 的 裁 判 尊 卑 判 断 字 迹 回 响 寻 踪

伪诗搜罗作者一百七十六人，多是忠于明朝的亡臣遗老，他们及其子孙，才华出众，又富民族气节，不愿服顺新朝。如所谓作者黄尊素，曾是明朝御史，遭魏忠贤阉党谋害。其子黄宗羲，乃清初著名学者，参加过抗清斗争，失败后聚徒讲学，专意著书立说，清廷屡次征聘，拒不出山。“逆书”罗列这一些人，当然要引起清朝当局的密切注视。

伪诗集中犯忌之处甚多，如将清朝写称“车国”、“虎穴”；以南明福王为“行在”（此乃帝王的尊称），福王的住地为“福京”；写悬挂崇祯遗像哀悼恸哭，怀念故主；大书特书东南各地抗清斗争史事等等。据刑部奏报：“书内有名人共七百名，内有写序写诗讥伤本朝之人五十余名”。倘若轻信沈天甫等人的欺诈，五十余名士子恐怕又将成为文字狱下的冤魂。

经过核查，刑部首先确认吴姓并未给“逆书”作序，序文纯属伪造。接着严鞫沈天甫一千人犯，沈等不得不承认事实，供称：“骗诈吴中书银二千两未给，将此书出首，欲图三品前程是实。”刑部将审讯结果奏闻，清廷异常恼怒，本来打算利用文字狱压压明朝遗老遗少的傲骨，清除他们的反叛思想，没料到被一群恶棍利用，混水摸鱼，肆行敲诈勒索。此风若开，必然会导致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的局面出现，于大清江山不利，所以康熙皇帝降旨，严斥沈天甫等人，“合伙指造逆诗，肆行骗诈”。“此等奸棍吓诈平人，摇动良民，诬称谋叛、以行陷害，大干法纪”，著刑部严审定罪。闰四月二十二日，沈天甫、夏麟奇、吕中、叶大等四人被绑赴西市处斩。恶棍施明缉拿未获。被诬陷者“悉置不问”。这个以文祸索贿的诈骗案到此总算了结了。



然而，南案刚了，北案又起，由于它株连到当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所以更为引人注目。

北“逆书”案

康熙四年（**1665**年），山东莱州即墨人，进士出身的翰林官姜元衡回籍养亲，告发原明朝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及其子侄现浦江县知县黄坦、现凤阳府推官黄贞麟等十四人作逆诗。双方的官司，打了三年，依然没有结果。

康熙七年正月，姜元衡在山东巡抚衙门接受讯问时，揭发黄培家中藏有《忠节录》诗集，乃陈济生所作，由顾炎武在黄培家搜辑发刻。书中所辑《黄御史传》，即黄坦之父，有“家居”二年握发以终”，证明他不曾剃头归顺，犯了大逆之罪。又所辑《顾推官传》中有言“晚与宁人游”，宁人系顾炎武的字号，此即顾炎武编辑此书的证据。山东巡抚立即咨文江苏请他们将顾炎武逮拿归案。

顾炎武系江苏昆山县人。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铁蹄横踏江南，他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被砍断手臂，嗣母不甘心屈服，绝食自尽，她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勿为异国臣子”。于是，顾炎武积极参加了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顺治十二年，他的抗清活动当被地一个方姓土豪告发，银铛入狱，由于挚友们的倾力营救，一年后被释放。为避仇人迫害，顾炎武变卖家产，抱定读天下书，走天下路，交天下士的宗旨，于顺治十四年只身北上，来往于山东、河北、陕西、山西一带，游访古迹，结识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学者，视野日愈开阔，著述益丰。山东逆书案发时，他正寄寓北京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那会儿，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时候

慈仁寺，闻讯牵连本人，便马上离京赴济南，投案入狱。

那么，姜元衡指称由顾炎武编辑的北“逆书”有什么犯忌的内容呢？据姜稟称：“北人之书削我庙号，仍存明号，”污辱清兵，漫骂大清王侯。“北上之书曰斩虏首，拥胡姬，征铁岭，杀金微；又有思汉威仪，纪汉春秋”等等。北“逆书”中载名者除北方名士外，还有《启祯集》里的南方士子，“约三百余人”。这足以证明“南北通逆”。

顾炎武入狱后，即进行了有力的申辩。他指出，姜元衡呈首的“逆书”是一本将沈天甫伪诗改头换面不伦不类的贗品。以前沈天甫等人假造的“逆书”，有序有目有诗有传，总共三百一十六页，如今的北“逆书”，因沈天甫原书已焚毁，故无序无目无诗，又删去沈天甫控单中摘入的部分，所以只剩下一百二十余页，再增加业已身故的黄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拼凑成书。

至于书中有“斩虏首，拥胡姬，征铁岭，杀金微”；“思汉威仪，纪汉春秋”等语，十三是黄培所刻《郭汾阳王考传》中，描写唐朝大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纪功语。

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衙门就书中所记黄御史“家居二年握发以终”一事，取质对证。同案的四五位老者具结担保，认为已死二十余年的黄御史，并确知其剃发遵制之事。最后核查书中“与宁人游”之宁人，并无顾姓，即使是说与“顾宁人游”，也不足以证明顾炎武就是所谓“逆书”的编辑。问官要求姜元衡再提供顾宁人编辑此书的实证，姜无言以对，便随口说出即墨县老秀才杜交为证。然而杜老先生从未与顾炎武谋面，根本就不认识。审讯不断深入，查问姜元衡为什么要陷害顾炎武。姜洪称，原来顾炎武与山东地主谢



长吉，为一桩房产债务发生纠纷，谢长吉即唆使姜元衡证告顾炎武，企图置他于死地。

至于姜元衡为什么要和黄培一家过不去，原因就更复杂了。原来，姜元衡本名黄元衡，其祖父黄宽乃是明朝兵部尚书黄某的家仆。黄培乃是黄尚书的后人，所以姜元衡与黄培一家有着主仆名分。清朝建立后，黄家势衰，而出身低微的姜元衡则得做高官。想当年，黄家是何等的趾高气昂，颐指气使，姜元衡一家又是何等的谨小慎微，附首贴耳，如今不同了，黄家日趋败落，姜家却飞出了个金凤凰，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曾为明朝巨室大族的黄家如今衰落了，难免怀念亡明，留恋过去，而这正可以利用来整治他们一番，让他们也知道知道昔日为奴者的厉害！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姜元衡首先控告黄家子弟撰写“逆诗”。由于此招不见灵效，便又假造逆书陷害。为了引起朝廷重视，致黄家于死地，书内罗列了大江南北三百余位名士。姜元衡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却重蹈沈天甫等“吓诈平人，摇动良民，诬称谋叛，以行挟害”的大罪。

妄行诬陷的姜元衡、谢长吉自然难逃重典，但是无罪的顾炎武在案情澄清之后也没马上获释。清廷好不容易有机会让顾炎武自投罗网，所以怎肯轻易放过。他们要让顾炎武尝尝铁窗的滋味，煞煞他抗清的威风。顾炎武在狱中被折磨了半年多，方在朋友们的鼎力援救下，保释出狱。

严酷的狱中生活，使顾炎武深感文人中败类的可憎，“斯人且鱼烂，士类同禽骇”；深感清朝统治者以文罪人所造成的精神恐怖状态，“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然而，无中生有的迫害并没有改变他忠于故国的初衷，“永言矢一心，



不变同山河”。

大难不死侥幸系“天”

陈鹏年诗案

雪艇松龕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如。
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薄祠。
雨后万松全遽匝，云中双塔半迷离。
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袜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这是前清康熙年间颇负盛名的高士和廉吏陈鹏年的一首七律，题为《重游虎丘》，描写了苏州幽雅绮丽的景色。因是故地复履，所以诗中不免有几多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未脱文人墨客借景抒怀的旧习。但就是这么一首极普通的七律，竟被人诬陷为“心蓄异志，语涉大逆”，险些成了一起文字冤狱的牺牲品！清代文网之严酷与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深为清帝赏识的名士和廉吏

陈鹏年，号沧州，字北溟，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其祖在南明隆武朝时由副贡被荐至江西巡抚，明亡后为僧，其父也是前朝旧人。他的先辈擅长诗词，尤善哀怨之吟。陈鹏年幼时从学，才华横溢，诸子百家无不



研究，也笃好诗，音声流露，时有凄楚悲凉之感。著有《沧州诗集》三十九卷，后又续刻《道荣堂诗集》十卷，《文集》六卷。在文人圈内是一位声名甚佳的高士，倍受推崇。

陈鹏年为人清高耿直，是前清官衙中少有的从不谄媚，亦不贪污的廉吏。初任浙江省西安知县，政声蜚然。康熙四十年（~~1701~~年），河总张鹏翮荐其才能敏练，调赴江南河工。次年授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帝四次南巡，适山东灾荒，令急调漕米四万石运赴赈济。张鹏翮荐陈鹏年负责，顺利完成任务，救活了数万人，得到康熙的赏识，专门在御舟召见他并赋诗题字相赠。第二年便提升他为江宁知府。

见罪于阿山，冤狱初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清帝第五次南巡。行前，皇帝照从前几次南巡惯例，向吏、户、兵、工等部门及地方宣布：“往返皆用舟楫，所至勿修缮行宫。凡有借此科派勒索百姓者，皆以军法治罪。”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此意。

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为筹办皇帝南巡费用，并欲借此大捞一把，即召集属下官员商议，提出给百姓派捐。众属唯诺，独陈鹏年反对。他说：皇帝出巡，根据朝廷规定，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库支用，不准动用地方财物。我辈私自摊派，“事若上闻，吃罪滋大。”事遂不成，阿山因此亏欠不少银两，故迁怒陈鹏年，非设法将他整下去不可。恰好康熙的车驾要经龙潭赴江宁，阿山故意命他去修缮皇帝歇息的龙潭行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统治下，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国家繁荣昌盛。

宫。因经费无着，陈鹏年简单整饰一番，并拒绝给侍卫、太监等人员送礼。这些人想加害于他，便在行宫准备皇帝坐垫的竹席上撒放蚯蚓粪。皇太子胤祁先至行宫，见如此模样，视为大不敬，勃然大怒，欲杀陈鹏年。康熙虽知他有难处，但也觉得他对皇上这种态度，实在让人不快。到江宁后，住在江宁织造曹寅府第。一日，曹寅的幼子连生在院子玩，康熙随便问之：“儿知江宁有好官乎？”连生对答：“知有陈鹏年。”这小孩的回答引起康熙的注意，陈鹏年为何有如此影响？抑是曹寅和他同党，故意哄骗皇上？他心里疑惑不解。恰好退休在乡的原大学士张英来叩见，帝便问江南哪个是廉吏？张英举出陈鹏年。帝问他居官如何？张英答：“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未也。”康熙听罢，这才把对陈鹏年的气消下去，并且对皇太子胤祁说：你的师傅张英还称赞他，怎么能杀他呢？胤祁仍坚持己见，曹寅为陈请命，免冠叩头，碰阶有声，血流满面。康熙知曹与陈素不相交，曹是重陈廉而为之叩请的，此事算了结。

但阿山并未就此作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康熙欲于京口检阅江宁水师，需要在江边以石垒一检阅台，阿山等到临检阅的前日，方才下令陈鹏年督造。可江流湍急，工役惊恐，施工十分困难。若耽搁第二天检阅，陈鹏年不被砍头也得丢官。然后陈鹏年身先士卒，率士民亲运土石，一直苦战至次日凌晨，检阅台屹立江边，他才得以幸免。

四十四年六月，直欲将陈鹏年置于死地的阿山上疏弹劾陈鹏年擅收盐商、当铺年规，贪污龙江关税银，且无故捉拿关役，重责枷号，将陈鹏年解职下江宁监狱。朝廷命漕总桑额、河总张鹏翮与阿山会审，结果所控各项均非事实。于



是，阿山又耍阴谋，劾陈鹏年将原妓院旧址南市楼改建为乡约讲堂，作为每月初一宣讲圣谕的场所，并挂“天语丁宁”匾额。从而告以大不敬罪。至是狱成，刑部拟论斩首。审判定案送上，时康熙正与大学士李光地议论阿山的政绩。李光地说：“阿山任事干练，唯独劾陈鹏年事受舆论非议。”康熙点头称是，下诏将陈鹏年革职，从宽免死。把他调离阿山手下，命赴京入武英殿修书。

但不久康熙又改变主意，认为陈鹏年这样不可多得的一员廉吏，在京修书对治理地方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四十六年（~~1709~~1711年）因阿山主义另开河工失策，革去总督职，第二年命陈鹏年为苏州知府。陈到任两年，改革奢侈陋俗，清理冤假错案，抗灾治疫，赈济贷借，使地方大有起色。故四十八年（~~1711~~1713年）署江苏布政使。无独有偶，偏偏新来的江南江西总督噶礼，又是陈鹏年的克星。

不容于噶礼，再兴诗祸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凭借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乳娘，抚摇直上。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在晋为官近十年，贪赃枉法，对上方谄媚吹捧，报喜不报忧；对下扶植党羽，飞扬拔扈，纵吏虐民。像噶礼这样的人，反倒官运亨通，康熙四十八年迁户部侍郎，不久就放任江南江西总督了。前任阿山和现任噶礼，都是太子党的重要成员，噶礼知道陈鹏年与阿山的旧怨，当然也就不会放过他。初次见面，就想给陈一个下马威。因议事时陈不长跪，噶礼怒叱道：“你陈某人耶！人言你倔强，你可知你的性命在我手里。我



所以康熙明确表态：“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对噶礼企图挑起的文狱不予理睬。

皇上说了句“公道话”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因江南科场案发，巡抚张伯行疏劾总督噶礼欲索贿五十万两，保证结案完事。噶礼又疏劾张伯行通贼、循私、诬上等七大罪，两个俱解任在扬州受审，出现了江南督抚两大臣互相讦告的一大新闻。对此，康熙甚感头痛。最后，他采取了抑噶扬张的处置办法。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牵涉到陈鹏年的问题，康熙说了句“公道话”：“至陈鹏年稍的声誉，学问也优。噶礼欲害之也久矣。张伯行听信陈鹏年之言，是以噶礼与之不和，曾将陈鹏年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陈鹏年诗见在，非无据者。今与尔等共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这算是为陈鹏年诗案平了反，当然也为自己赢得了“圣明”的名声。

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清廷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向皇帝奏了一本，参劾当朝名士、现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阅疏后，谕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刑部在戴名世十年前刊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 新 朝 代 裁 察 尊 朝 典 章 法 度 尊 朝 典 章 法 度

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钞》的书中查出，《与余生书》文内录写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政权与偏居川中的蜀汉，退守崖州的南宋相提并论；《与弟子倪生书》文内提到清朝开端应是康熙元年，顺治不得为正统，等等，“悖逆”之言处处可见。康熙惊怒，刑部遂以“大逆”定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男性直系亲属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姐妹媳等发边或给功臣家为奴，为《南山集》作序的名士汪灏、方苞等处以绞刑。又因《与余生书》中提及顺治朝弘文院侍读学士方孝标《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牵连方氏宗族，一并问罪。此案牵连入狱者三百余众，朝野震动！这几乎又是一桩与康熙初年庄氏《明史》案相抵的文字大狱。

然而，此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却颇出人意料。五十二年（~~乾隆~~康熙）二月，康熙在其六十寿辰前夕，下诏“法外施仁”：“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峰、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据此判决，只斩戴名世一人，并未罪及其家人。方孝标已死，剖棺坐尸，其家人免死充边。汪灏、方苞等从宽免罪，入旗。这样的结局，较之“四辅臣”之时庄氏《明史》案的“杀戒大开”的残酷来，自然算得上是“宽厚”，然而在性质上却并无异样，都是属于罚不当罪，有意识的小题大作，其目的是给怀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不过，康熙此举，却为他博得了“秉性宽大”的好名声。



戴名世“欲成一代之著作”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别名忧庵。安徽桐城人。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皇帝大一岁，即顺治十年（1653年）生。戴名世自幼聪悟过人，好苦读书，六岁从塾师，凡五年即精通四书五经，此后探研经史百家，尤善于古文辞，才思横溢，有所创新，不“蹈袭时解”。因“家世零落”，“恒产既失”，二十岁即授徒养亲，二十八岁入县学为秀才，三十二岁应乡试选拔为贡生，三十四岁入京师国子监，经考试补正蓝旗教习。后漫游齐鲁、福建、江苏、浙江，文名满天下，其间曾在山东、浙江学政处为幕宾。康熙四十四年（1709年），戴名世自苏州至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九名举人。四十八年（1713年）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两年后因文获罪，羁系狱中，又二年被杀，时年六十一岁。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造诣颇深，多有成就。他自己也很自负，自比欧阳修、司马迁，以振兴古文（散文）、改造时文（八股文）为己任。清代散文以桐城派最有名，而戴名世实开桐城派先声，与桐城派的开山人物方苞并驾齐驱。后代学者说他“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深得《左》（《左传》）、《史》（《史记》）、《庄》（《庄子》）、《骚》（《离骚》）神髓。”他提倡文章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雕饰剽窃，认为文章的最高标准是“自然之文”，而文章要达到“自然”的境界则要讲究“精”与“神”，语言雅且清则